

“Token中转站”:AI风口下的风险生意

中经记者 郑瑜 上海报道

海量、多元的AI算力需求之下，一套游走在官方服务体系与终端用户之间的Token（词元）代理生意正在快速扩张。

“Agent 专用、无限Token”、“Gemini 3.1 Pro酒馆专用API仅需60元”、“Kimi K2.7 API速来”……在社交平台和电商网站上，类似的产品兜售随处可见。

官方数据显示，Token的日均调用量截至今年3月已突破140万亿次，这也催生出以“Token中转站”（“AI中转站”）为代表的

一折“无限Token”从何而来？

“号池模式”是把成本约200美元的境外包月订阅账号，通过技术手段拆成按量计费的接口零售，赚取“订阅制”与“按量付费API”之间的成本差价。

市面低价“无限算力”套餐的背后，并非平台拥有合规富余算力，而是依托一套成熟的灰色供应链运作。

记者在购物及二手平台搜索“Token”“API”关键词发现，境内外主流AI大模型几乎都能找到对应的低价中转接口。其中，“Gemini 3.1 Pro 酒馆专用API”售价60余元，标注“15天无限调用”“稳定不空刀”；另一款面向酒馆创作、开发编程场景的“Opus 4.7”接口标价70余元，同样主打“无限Token”权益。

记者以企业及个人咨询中转代理服务为由，联系到杭州一家相关从业公司的业务人员，对方随即发来完整产品清单，涵盖AI媒体运营引流系统、智能员工系统、数字人、AI情绪陪伴机器人等，单套产品标价多为2980元。在此基础上，平台还会根据模型接入产生的Token消耗额外计费，月度费用从30元至3000元不等。其中，数字人里的“成长系列”，因涉及口型、动作实时生成，每小时算力预估高达5000元至2万元。

为了解市场整体行情，记者又接触到另一家注册在长三角、主打“Claude Code中转”的信息技术咨询公司。对接人Alex杨发来的海报写有“官方直连，纯正体验”“新加坡直连”“自有账号”等表述。根据价目表：充值50元可兑换110美元Token额度，100元兑换250美元额度，200元兑换560美元额度，充值500元可兑换1700美元额度，最高兑换比例可达1:3.4。

这些报价明显低于官方渠道。记者梳理2026年公开定价发现，Claude Opus官方定价为“每百万Token”输入5美元、输出25美元，而开源模型成本极低，每百万Token输出成本低至0.28美

Token中介生意——通过整合、转发、转租海内外大模型接口，向个人开发者、AI创作者、中小微企业批量兜售算力服务。“无限制额度、低价不限量、一站式多模型调用”的背后，也在滋生安全风险。

乱象已进入监管视野。今年4月、6月，国家安全部两度官方发布文章提示词元与AI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，直指低价Token套餐、违规接口转发、无序算力套利、数据跨境流转等乱象。

事实上，这门算力套利的生意对于买卖双方均存在风险——

元，输入成本最低仅0.05美元，成本差距可达数十倍。

“搭一个中转站并不难，因为技术是‘开源的’，关键还是境外账号货源。”前述杭州公司业务人员直言。据其介绍，境外大模型的接入主要有三种方式：一种是“号池模式”，模仿境外用户、借用境外身份证件完成认证，再把账号接回境内使用。第二种是“企业签”，通过一家境外公司签约拿到接口，价格更低，也较少被封。第三种是第三方模式，先用境外服务器接入境外模型，再转一道接进境内。

从套利逻辑来看，行业主要有两种盈利模式：“价差模式”，可以用接近官方一折甚至更低的价格拿到额度，再加价转售赚差价；“号池模式”，是把一个成本约200美元的境外包月订阅账号，通过技术手段拆成按量计费的接口零售，赚取“订阅制”与“按量付费API”之间的成本差价。

业内人士介绍，Token计费分为输入与输出两类：输入Token是用户向模型发送指令、内容所消耗的词元，输出Token是模型生成反馈内容所消耗的词元，单次调用总成本=输入Token数量×输入单价+输出Token数量×输出单价。

由于巨大的成本价差，掺水套利空间极大：若从业者以“每百万输出Token”（大模型主流计价单位）25美元的官方高端模型定价向用户收费，实际用0.28美元的开源低端模型提供服务，每百万输出Token可赚取约24.7美元（约合人民币180元）的毛利；即便严格按照原生模型官方定价的一折售卖，每百万Token仍有约2.2美元的稳定套利空间。

市面上所谓的“无限制额度”服务，本质是中转站将境外包月订

对使用者而言，个人可能因账号突遭封停，导致财产损失，甚至提交的提示词、代码、商业资料也可能被留存、倒卖；对经营者而言，一旦触碰逆向接口、账号池等红线，就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乃至承担刑事责任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从法律人士处了解到，近期一名在上海从事API接口业务的“Token中转站”站长，因以“反向代理加账号池”模式运营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刑事拘留。随着监管趋严、境外账号封禁加剧，近几个月已有一批中转站停摆、退出。

阅账号的固定额度拆分重组，封装为标准化API接口低价转售，依托批量轮换的账号池实现“伪无限调用”。

用户端看似无间断调用，实际仍设有额度与频次上限，还会频繁出现算力缩水、响应卡顿、服务突发中断等问题。记者调查发现，一款Gemini套餐在详情里写明，“受算力资源调整影响”，自2026年2月起，模型由“每月请求上限”改为“周总量限制”，并列出“跑数据、翻译等高频调用不支持”一类的服务终止条件。

在前述杭州公司业务员对市场常见“Token中转站”的业务描述中，可以提取出以下关键词——“Token倒卖、接口转发”，无运维、无技术支撑，封号、限流、断供频发，缺少DDoS防御，且惯于“低价引流、暗中加入10%~50%、模糊计费、偷跑Token、乱扣费”……

“只要用中转站就谈不上绝对安全，区别不过是数据多经过了几道服务器。”她直言。

而境外账号资源本身也不稳固，需要靠不断更换银行卡与账号来维持供给。一位渠道商透露：近期境外大模型对异常账号的封禁明显趋严，比如Claude账号需要“一卡一号”充值——一张银行卡对应一个账号，卡里的额度充进去，“刚好用完”；若继续消费，绑定的信用卡有被冻结的风险。

有用户告诉记者，其通过国内电商平台尝试分别购买Gemini、Claude账号发现，60元的Gemini账号是卖家通过认证他人学生证获得，而Claude账号在该用户得到卡密不久后即被官方冻结。而支付1050元购入的另一个境外大模型账号，也使用不久即被封号。

数据黑箱：“忠实转发”还是另有截留？

记者在某中转站购买的一个账号上，还看到了上一位用户留下的信息资料。

灰色Token中转生意的火爆，源于境内旺盛的市场需求。二手平台圈内黑话“酒馆”，特指AI角色扮演、AI创意创作场景，是当前境外大模型在境内最核心的需求出口；除此之外，编程开发、职场办公、跨境出海营销等场景，构成了稳定的算力调用刚需，支撑起整条灰色产业链。

北京大成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彭凯对记者表示，AI中转业态本身是中性的，是否合规不取决于“做不做中转”，而取决于上游模型调用来源是否合法、手段是否正当、资质是否齐备、数据如何处理。

结合行业运营模式，彭凯将市场业态划分为三类：对应从“合规中性”到“灰色套利”再到“高危黑灰产”的风险梯度——相对规范的一类，是官方授权聚合，或称模型网关。这类平台通常已办理增值电信业务等资质，与境内大模型厂商签订官方代理协议，只接入获得授权的模型；它更接近合规，但能覆盖的范围，目前大体仍限于境内大模型。

第二类是API额度转售，即以低于官方标价的“倍率”“折扣”转卖调用额度、赚差价。若额度来源正规，这属于正常的渠道经销；但从价格逻辑看，若长期能以官方一折甚至更低的价格供应，其上游来源是否完全正当，“就要打上一个问号”。

第三类为高危黑灰产，即号池模式。前述多家公司的“号池”“自有账号”“反代API”，以及渠道商的“一卡一号”均属此类。

多数中转站“淘金者”对于业务的合规性认知模糊，“一知半解”。“申请一张电信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，安排三名员工，缴满三个月社保，再签一纸企业合作协议，就‘合法’了。”前述杭州公司负责人向记者表示。Alex杨在与记者交流时就并不讳言：“Agent一般都会收集用户数据的。”

可以作为佐证的是，前述用户在某中转站购入的账号上，还看到了上一位用户留下的信息资料。

从用户角度看，数据一旦交给第三方端口，个人基本无法验证中

Token中转站业务链条



中转站会是“短期替代品”吗？

仅今年5月，就有大批中转站停摆、关停，由于利润缩水严重，一些技术从业者转去做“落地生态”。

面对野蛮生长的“AI中转站”乱象，今年4月以来，各级监管部门开始频繁发布相关风险提示。

2026年4月，中央网信办部署了“清朗·整治AI应用乱象”专项行动，重点整治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、AI数据安全、技术滥用等问题。同月，国家安全部发布文章提示注意词元爆发下的信息安全隐患。6月，国家安全部点名“AI中转站”风险，提示用户选择官方直连、正规授权、安全合规的平台，不使用无明确来源、无运营资质、无安全保障的“三无”平台。

在当前市场上，“官方授权聚合／模型网关”这一层，主要由模型厂商自营API和云厂商的模型服务平台构成，例如DeepSeek、通义千问、豆包、Kimi、智谱等国内厂商，以及OpenAI（GPT）、Anthropic（Claude）、谷歌（Gemini）等境外厂商，由自主研发大模型的企业直接对外提供的官方调用接口；相较于

中转站对上述接口的二次转售，其属于第一手的官方渠道。

聚合类平台中，硅基流动一类主打与中国内地直连，以开源与国产模型为主。海外聚合平台OpenRouter则汇集了Anthropic、OpenAI、谷歌等数十家供应商，但需经海外服务器访问。

如果从产业链分层梳理，目前“AI中转站”产业的顶层是模型厂商官方API、云厂商的模型服务平台，以及持牌、可开票的合规聚合平台，数据大多留在境内或走合规出境通道；底层则是大量草根“号池”中转站，靠拆分境外订阅账号、境外服务器反代和低价补贴维系，随着封号趋严、监管专项行动推进和刑事案件落地，这些模式正被逐步出清。

两类市场参与者之间，还有一批正在向规模化、品牌化演进的新玩家。公开信息显示，今年5月，猎豹移动董事长傅盛推出API聚合平台

间环节究竟是“忠实转发”还是另有截留。

北京中伦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新宇向记者表示：从技术层面看，普通用户确实很难完全验证中转站是否留存了数据，因为用户输入先到达的是中转站服务器而非模型服务商。更现实的保障方式是依赖法律规则、合同约定与服务商的合规治理。

在彭凯看来，“中转站”通常被视为数据处理者，无论服务器设在境内还是境外，都要承担相应义务。从业者常见的认知误区，恰恰是把“规模小可以豁免”“我只是技术搬运不担责”“服务器在境外就不受中国法律约束”“薅免费额度无伤大雅”当成常识。

据记者向业内合规人士了解，前述被刑拘的“站长”即是通过批量注册或购买Claude、GPT等境外账号，用自动化脚本维持账号活跃度构建“号池”，再借境外服务器搭反向代理，以远低于官方的价格打包转售。

EasyRouter.io，宣称一个接口即可调用GPT、Claude等40余个主流大模型。

名人入场，让这些原本“草根”的生意走到了聚光灯下，也进一步加速了行业整合。不过，刘新宇提醒，API中转即便采购渠道正规，这些平台同样绕不开前述红线：是否接入了未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的境外模型、数据是否合规出境、是否持有相应资质。

而在更早之前，拥挤的赛道已经开始洗牌。有华东地区从业者告诉记者，仅5月就有大批中转站停摆、关停，由于利润缩水严重，一些技术从业者转去做“落地生态”。

一家中型企业负责人林先生告诉记者，公司正推进一个“把境外Token绑定大模型”的项目，并希望放在合规框架内落地，渠道与标准进一步明晰。对不少谋求出海、想引入前沿AI能力的中小企业而言，接入境外模型是现实需要，十分期待合规、低成本的Token供给。

合规问答：“Token中转站”红线何在？

中经记者 郑瑜 上海报道

今年4月和6月，国家安全部先后就“词元”和“AI中转站”两次发布安全风险提示。中央网信办亦同期部署“清朗·整治AI应用乱象”专项行动，引发市场高度关注。应该如何识别“AI中转站”（即Token中转站）业务的经营本质和

合规判定：模型来源、技术、资质、数据
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目前中转站业务主要有哪些模式？如何区分平台的合规性？

刘新宇：建议把“技术实现”与“商业运营”分开看。技术上有四类：官方API代理（调用厂商官方开放API，最主流、风险相对低）、反向代理（请求先到中转站再转发，因接触提示词、上传文件，数据责任更突出）、账号池（多账号共享调用，易违反上游协议，是风险重点）、模型聚合路由（统一接口接多模型动态切换）；商业上则有差价套利、汇率或地区价差套利、会员订阅、企业API托管、私有化部署等，二者并非——

合规门槛？展业者和消费者需要注意哪些风险？围绕中转站的业务模式、合规风险、数据义务与经营资质获取，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近期专访了两位数据合规领域的资深法律人士——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新宇与北京大成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彭凯。

从核心建议看，刘新宇认为中

对应。

彭凯：从上游来源看可分三类：官方授权聚合（有资质、签官方代理、只接授权模型，相对规范，但大体限境内模型）、API额度转售（赚差价，若长期一折以下供应，来源正当性存疑）、账号池（俗称“号池”，风险最高、最易滑入黑灰产）。业态本身中性，是否合规取决于上游模型来源是否合法授权、技术手段是否正当、资质是否齐备、数据如何处理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较为常见的API中转、账号池这两种模式各有哪些合规风险？

彭凯：若仅转售经授权额度且

转站从业者应避免认知盲区——只要数据经过代理服务器并发生收集、存储、传输，就可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数据处理。

彭凯则认为，中转站业务的合规基础是上游数据与模型的属性，ICP解决不了“上游模型来源是否合法”，仅凭“电信许可证＋境外合作协议”至多是“入门资质”。

有资质，API中归属商业经销，风险相对可控，重点在三处：无证经营、“偷换模型”（低配冒充高端）涉嫌虚假宣传乃至欺诈、为绕开限制而逆向协议伪造请求可能触犯刑事红线。账号池风险最高，逆向绕过鉴权可能被判认定“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”等。

刘新宇：API中转绕不开两道门槛：一是电信业务经营许可，没有牌照就对外经营，可能被罚款，规模大的还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；二是生成式AI服务备案，而海外主流大模型都没在国内备案，中转站也很难拿到完整的合规身份。

展业盲区：规模小即可豁免？
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进行跨境数据传输、未备案运营国内大模型，现行规定下风险点在哪儿？

刘新宇：跨境违规传输面临行政处罚、数据安全与侵权、刑事合规三类风险；未备案运营则有业务全面关停、被认定非法经营、内容监管失责三类风险——境外模型未接入国内内容审核体系，平台难以落实内容安全主体责任。

彭凯：出境有明确门槛：处理重要数据，或当年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、或1万人以上敏感个人信息的，原则上须申报安全评估；10万至100万人（不含敏感）或不满1万人敏感的，可走标准合同或认证。此外，境外大模型在境内尚缺清晰合法落地通道，“舆论属性／社会动员能力”等触发备案的标准仍不够清晰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从业者常见的法律认知盲区有哪些？

彭凯：常见盲区包括：以为

“规模小可豁免”（法律并无此一般豁免）、“技术中立、只是搬运”即可免责、把“批量注册套免费额度”当无害“薅羊毛”、对数据出境重视不足、误以为“服务器境外即可规避中国法”、把“偷换模型”当经营技巧、以为“办了营业执照／ICP便万事大吉”。

刘新宇：最常见的误区是“我只是技术代理、不算数据处理者”——只要数据经过代理服务器并发生收集、存储、传输，就可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数据处理；此外，用户上传数据不等于同意一切处理，官方API代理与账号池也不能混为一谈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市场主体经营这类代理层需要哪些资质？

彭凯：面向公众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确需增值电信业务（通常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／ICP），省内注册资本最低100万元，“三名人社保”只是“专业人员”一项的材料要求。ICP解决不了“上游

模型来源是否合法”。

刘新宇：我国并无专门针对Token中转站的行政许可，取得上述资质和许可也不等于监管为合法性背书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：从用户角度看，如何防范中转站私自留存提示词、代码、商业文件用于训练或转售？

彭凯：用户思路应是“尽量降低风险”而非“绝对杜绝”，重点在事前：优先官方直连、正规授权平台，敏感数据脱敏，核心代码、合同尽量不投喂，企业走官方企业账户或私有化部署、在合同约定“不留存、不用于训练”并争取审计权。事后追责举证困难，“事前不投喂”更稳妥。

刘新宇：用户可查看隐私政策、用户协议是否承诺不保存提示词、不用于训练，确认是否提供关闭日志等功能；企业优先选择企业专线或私有化部署，高敏感信息尽量不经来源不明的第三方中转站。